

## 莫友芝与丁日昌的《持静斋书目》

张燕婴

**摘要:**从莫友芝《持静斋藏书记要序》、《邵亭日记》和他写给丁日昌的信札等资料来看,莫友芝是丁日昌的藏书目录《持静斋书目》的初撰者。丁日昌随后又对该书目作过修订,同治末年在广东揭阳刊行,今传本都是此版之印本。

**关键词:**莫友芝;丁日昌;《持静斋书目》

**中图分类号:**G257

**文献标识码:**A

**文章编号:**1009-1017(2009)06-0013-03

“持静斋”是清末广东大藏书家丁日昌(1823-1882)的藏书楼。日昌字禹生,一作雨生,号持静。广东丰顺人。年二十成秀才,后屡应乡试不举。咸丰四年(1854)因“潮州军功”入仕,历任万安、庐陵知府。同治初,入曾国藩幕府,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赏识,被举荐至上海专办兵工,参与筹设机器局。同治四年(1865)授苏松太道,协助曾、李办理洋务,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,旋升两淮盐运使。同治六年任江苏布政使,次年升任江苏巡抚。光绪元年(1875)转任福建巡抚,兼督船政。光绪六年会办南洋海防,节度水师,并充兼理各国事务大臣。光绪八年卒,终年60岁。

丁日昌好藏书,多宋元钞校之本,时有“百宋千元”<sup>①</sup>之称。其藏书处初名“实事求是斋”,又有“百兰山馆”、“读五千卷书室”等。以号持静命名书楼,始于江苏巡抚任上。丁日昌藏书“百兰山馆”时,曾编有目录。林达泉《百兰山馆藏书目录序》曰:“雨翁都转,博雅好古,藏书富甚。暇日尽出所藏,属某编为目录。因仿《四库全书》例,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;每部复约分数类,以便检查。其类无可归,或丛残零本及一本二本自为部者,统归杂集一类。按部按类查检不获,于杂集检之,无不获也。自兵燹以来,大江南北,两浙东西,所谓文宗、文汇、文澜三阁度置秘本,都已化为灰烬,无有存者。都转乃搜罗荟萃,收拾于委弃瓦砾之余,购集之多,几及三、四万卷,洵所谓壹其所好,好之而有力者也。都转从政之暇,日手一编,

清俸所入,尽以购集图史,故得蔚为大观。某,寥人也。屠门大嚼,亦且快意。编校之余,为志其缘起云。”<sup>②</sup>可惜《百兰山馆藏书目录》已佚,丁氏藏书在那一阶段的成果已不可知。

要了解丁日昌藏书状况,尚有《持静斋书目》和《持静斋藏书记要》可资参考。其中《持静斋藏书记要》是莫友芝所作,这一点从书前莫友芝序可以确知。本文则考察莫友芝与《持静斋书目》的关系。《持静斋书目》四卷《续增书目》一卷,是丁日昌的藏书总目,共收录图书近三千种,按四库分类。《书目》经部收书507种,续增23种;史部收书614种,续增109种;子部收书752种,续增74种(不含丛书子目);集部收书618种,续增166种。除以宋元善刻、名家精抄惊羡读者,还收录了不少西洋科技译著,如《代数学》、《谈天》、《代微积拾级》、《重学》、《圆锥曲线说》等,是见身为洋务派大员的丁日昌之藏书毕竟与一般士子不同。该书卷端题“丰顺丁氏辑,门人林友松、黄翔龙、许希逸、谢应龙全校”。实则用力者也是莫友芝。同治八年二月庚午(二十八日),莫友芝作《持静斋藏书记要序》,云:

同治丁卯秋末,友芝游浙,还及吴门,禹生中丞命为检理持静斋藏书,三百有若干匣,散记其撰述人代,卷帙刊钞。逾两月,粗一周,未及次序。明年春,开书局,董校旁午。夏秋间,暂还金陵,略以四部别之,旋辍去。己巳开岁,局事少减,乃举官本《简明目录》,悉斋中所有,注当条下;《库目》未收,或成书在后者,约略时代,条记于上下端,用助朝夕检览。东南文籍,夙称美备,镇、扬、杭三阁,又得副天府储藏。军兴以来,散亡殆尽。吾中丞锐意时艰,力振颓弊,而敷政余闲,即典册

<sup>①</sup>徐信符《广东藏书纪事诗》,北京燕山出版社,1999年,第262页。

收稿日期:2009-6-16

作者简介:张燕婴(1974-),博士,国家图书馆《文献》季刊副编审。研究方向:先秦思想史,版本目录学。

<sup>②</sup>《林太仆文钞》卷下,《茶阳三家文钞》本。

不去手。计十年搜集，除复重，可十万卷。其中宋元善刻及旧钞大部小编、单秘无行本者，且居十之三四。于虞，富哉！犹自以为未备，不欲泛滥编录。因举传本希见，指述大略，为《记要》二卷存之，以谗好古之士。二月庚午，独山莫友芝。

按，同治丁卯即同治六年（1867），该年秋末莫友芝始受命为丁日昌整理藏书，经过两个多月，将丁氏三百多匣藏书清理一过，时仅能记录各书书名、著者和版本情况。次年夏秋之际又得闲对书目作分类组织工作。直到同治八年春才又据《四库全书简明目录》对丁氏藏书目录的体例作进一步修订：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多据《简明目录》加注，《四库》未收或时代晚于四库成书时间的各书也分别予以标示。这个成果应该就是《持静斋书目》。

且序中所言《持静斋书目》的成书过程，与存世莫友芝书札和日记所反映的情况亦基本相符。同治七年六月七日，莫友芝致丁日昌信曰：“友芝暑中痲痺漫起，不能衣冠应客，唯日坐纸堆中，以为消遣计。完此月，静持斋文籍必能条理整齐以报命也。”<sup>①</sup>八月二日又致信丁日昌，曰：“《静持斋书目》，自六月中旬考证次叙，其单部及零星之件，都有头绪，约费四十日整功。唯丛书十余种，尚未件分。其编例大致依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每类各依时代；每部下，其收入《四库提要》者，但以《四库》著录、《四库存目》分注；中有宋元旧本及旧钞善本，则于分注下疏记数语以明之；其《四库》未收者，但分注刊写字；其中有未传秘本，则各系以解题。俟全目脱稿后，更于其中将有解题、有疏说者，别录出为册，使一备一精，各自为编，而此目乃完也。”<sup>②</sup>据此信看来，莫氏当时所撰目录有“一备一精”两种，备者即《书目》，精者为《记要》。而信中说到的分类方法正是上引序言中所谓“夏秋间……略以四部别之”的具体内容，时间上（同治七年夏秋间）也颇吻合。

同治八年二月十四日，《邵亭日记》记曰：“谒中丞，缴其属编《书目》，并议局中印书购纸诸事宜，则谓当令提调一一具公牍禀请，以便批定。”<sup>③</sup>看来，到同治八年二月中旬，《持静斋书目》已由莫友芝编成报命。而同年三月八日又记：“《静持斋藏书记要》二卷编成。作字寄马雨农、潘伯寅。并持谒中丞，留晚饭，乃出。”<sup>④</sup>是同年三月八日莫友芝又向丁日昌呈缴了《藏书记要》，从而亦可证明二月十四日日记中所说的《书目》并非《藏书记要》的别称，确系《持静斋书目》。

《持静斋书目》中的某些信息也直接显示其作者是莫友芝。如卷1著录南唐徐锴的《说文解字篆韵谱》10卷，小注云：

旧抄本。与《函海》及前抄本均有异同，而此本义例较精。陆翔麟、方东来均藏。有“中国之旧”及“朱卧庵收藏”等印。当即吾友冯敬亭官允所藏本，诧为天下鸿宝者。然冯藏又云未失，岂世间尚有二本欤？不可解也。又冯氏桂芬缩刻本，末卷有跋，述此书原委甚详。

按，冯敬亭即冯桂芬，与莫友芝相友善。《邵亭日记》中颇记莫氏与冯氏交往的情实，并有两人谈及《说文解字篆韵谱》的记载，如同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日记曰：“敬亭言有得小徐《说文韵谱》旧本者，都无现行酿入鼎臣新增字，其韵次与《干禄字书》同。马君曾刻之广东，今其版失十余页，徐当整补，必求本相寄。”<sup>⑤</sup>同治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又记：“冯敬亭相访，言其校刊小徐《韵谱》已成矣。”<sup>⑥</sup>又，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卷三著录五卷本《说文解字篆韵谱》，条列诸本中即有“同治甲子吴县冯桂芬据影钞宋本刊，无新附字，无后序，无属入董璚等俗字。补按，冯刻本十卷。”结合这些记载来看，则冯桂芬极有可能从“得小徐《说文韵谱》旧本者”那里影钞了一部作为自己的收藏，并以此为底本刊刻通行。而这个过程莫友芝始终有所了解，则当他在丁日昌藏书中见到《说文解字篆韵谱》时，便自然想到冯桂芬亦有藏本，并向冯氏询问过其藏本的下落（即“冯藏又云未失”）。

而且比较《书目》与《记要》的有关著录，也可见两者的相似度极高。

《书目》卷三著录唐虞世南撰《大唐类要》一百六十卷。注曰：“艺海楼抄本，一名北堂书抄。”又曰：“世所传陈禹谟刻本，于文义难通处辄行删改，或别引他书属入，凡唐以前亡逸之书藉此流传者，抹杀不知凡几。如百三十九‘车总裁’篇及末三卷‘穴’、‘泥’、‘沙’、‘石’四篇，皆随条大书不立题分注者，陈刻已改成一例，而删弃至十六七。其余搅乱颠倒，更为指不胜屈，所谓‘刻一书而其书转亡’者也。故此抄虽多误字，犹是虞氏原书，考证家终以此种为贵。国初时，钱遵王、朱竹垞已极言此书之难得，至今日几成断种。”

此书亦见于《持静斋藏书记要》卷下，解题曰：

大唐类要一百六十卷，即唐虞世南《北堂书钞》后人改题者。然未经陈禹谟删窜，虽多误字，犹虞氏原书也。陈氏刊此书时，于文义难通处即行删去，或别引他书属入。凡唐以前亡逸之书，犹藉考其零章碎句以存吉光片羽者，抹杀不知凡几。如百三十九“车总裁”篇及末三卷“穴”、“泥”、“沙”、“石”四篇，

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藏《邵亭尺牍》手稿。转录自张剑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473页。

②罗凤珠主办“丝路展书读网站”中《谢述德堂鸿轩氏藏名贤翰墨》。转录自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，第478页。

③转录自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，第492页。

④转录自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，第493页。

⑤转录自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，第340页。

⑥转录自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，第466页。

皆随条大书不立题分注者，陈刻既改成一例，而删弃至十六七。其它搅乱颠错，不可枚举。所谓“刻一书，而其书转亡”者也。故考证家求虞氏书，皆不取陈本，而以旧钞原本为贵。原本自国初来即有仍题“书钞”、改题“类要”二本，题“书钞”者，见《钱曾敏求记》，谓“搜访十余年，始得原书”。题“类要”者，见《曝书亭集》，有跋谓“原书罕觐”，今更日久，几成断种。皆极言得之之难。道光间，严可均曾校刊未就，乱后更无从访求。此本顾沅艺海楼所钞，盖据竹垞所见本。其本闻尚在上海郁氏宜稼堂也。

比较这两段文字（下划线为笔者所加），不难得出《书目》与《记要》有因袭关系的结论。

当然，丁日昌本人又对书目作过进一步加工，才将它刊刻行世。有关增订内容比较《持静斋书目》与《持静斋藏书记要》的著录可知其详。这里只将《书目》中明显是丁氏所为者举证几则。

卷一著录《礼记集说》一百六十卷，小注云：“比闻省中覆刊通志堂，当抄此数篇寄之。”按，《礼记集说》收入《通志堂经解》，而《经解》一书除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通志堂刊本外，还有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粤东书局刊本，后者正是注中所谓“省中覆刊”之本。同治十二年十月两广总督瑞麟和盐运使锺谦钧的《重刊经解序》中分别说“锺运卿使使请于余而重刻之……于是鸠工庀材，甫及一岁而剞劂藏事”，“梓人踊跃趋事赴功，甫一岁而毕”<sup>①</sup>，则重刻《经解》之事发端于同治十一年，而莫友芝已于同治十年九月辞世。据《丁日昌先生年谱》记载，同治九年闰十月初四日，丁日昌之母黄氏在苏州去世，丁氏遵例丁忧，扶柩返回潮州，在揭阳逗留至光绪元年正月底<sup>②</sup>。乡居期间正值粤东书局计划重刻《通志堂经解》，故丁氏有以自家藏书补益之的想法。

再如，《书目》卷2著录许宗彦的《鉴止水斋书目》一册，小注云：“余与其吉嗣子双明府有旧，闻其书于兵燹后散亡殆尽，不胜怅然。”按，丁日昌《百兰山馆诗》卷三有《阳春舟次寄许子双明府》一首，卷四又有《子双明府邀同食蟹三迭前韵奉谢》一首，可见两人交情甚好。丁申曰：“自子渌丈官苏，子双丈官粤，其书质于许氏辛泉家。咸丰辛酉，辛泉家为伪府。克复后，为左制家行台，烧残撕毁，益不可问矣。”<sup>③</sup>可知许子双曾于粤省为官，故得与丁日昌交往。而许宗彦藏书毁于太平军活动期间，亦属事实。

又如《书目》卷三著录《大唐类要》一百六十

卷的小注中有“闻莫子偲近得一抄本，未知比此何如也”一句，是《记要》所没有的文字。按，莫子偲即莫友芝，是亦为《书目》曾经丁氏董理之证。卷四著录《刘给事集》五卷，小注曰：“同治庚午四月孙琴西衣言以所藏新旧抄本校过，可感也。”同治庚午为同治九年，此时间已晚于莫友芝向丁日昌“缴其属编《书目》”之时一年，故应该也是丁氏手笔。卷四又录《吴下寻山记》一卷，小注曰：“顾沅、黄安涛稿本。有‘霁青’、‘湘舟’诸印。以霁青曾守吾潮，故存之。”按，丰顺属潮州府，即言“吾潮”，则显系丁日昌的口气。

《持静斋书目》有同治年间丁氏所刻之《持静斋书目》四卷《续增书目》一卷附《持静斋藏书记要》二卷本。此版的刊刻时地未见记载，不过从书中（卷一）提及“省中覆刊通志堂”一事来看，不会早于同治十一年末<sup>④</sup>。而卷端所题同校诸人中，许希逸自谓同治十一年“入丁雨生中丞幕，得纵观群书”<sup>⑤</sup>，则与此时间亦大抵相合。今推测该书之整理编刻工作完成于丁日昌丁忧期间<sup>⑥</sup>，地点则是揭阳<sup>⑦</sup>。是书刻成后有补版之举，如《持静斋书目》卷一第十五、十六叶之间有“又十五”叶，第二十、二十一叶之间有“又廿”叶，第二十八、二十九叶之间有“又廿八”叶，显然是补刻之版。这套版片民国七年（1918）由广东华英书局重加印行<sup>⑧</sup>，据与初印本比对，华英书局更换过个别书版，如《续增书目》之二十三、二十四叶等，数量并不多。民国二十三年又归北京来熏阁，亦有印本流行<sup>⑨</sup>。可以说今见诸本都是同治末年丰顺丁氏刻本在不同时期的印本。

（英文信息转至第77页）

④路子强、王雅新《持静斋书目·点校说明》以《持静斋续增书目》著录的上海制造局刻《化学鉴原》、《地学浅释》的时间（据《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·自然科学门》著录）为依据，推测《续增书目》的编刻在同治末年或光绪初年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3页）。检国家图书馆所藏，《化学鉴原》无序跋、无刊刻时间，不知《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·自然科学门》著录为同治十一年刻本依据为何；《地学浅释》书前有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华蘅芳序，称“《地学浅释》三十八卷校刻既毕，印本流传于外者已数百部，蘅芳乃抚卷太息而序之”，则同治十二年只是作序的时间，似未可作为《地学浅释》的刻书时间。故其证据的可靠性尚需存疑，今暂不采用。

⑤《堆墨斋诗钞自序》，自《丁日昌先生年谱》，第236页。

⑥《百兰山馆古今体诗》卷5有《以书赠坡樵、广文，约来楼观藏书，并乞惠竹。书去而君未临，竹亦未至。再叠前韵奉和》五古1首，作于同治十二年，则此时丁日昌确有理书事。

⑦伦明《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》曰：“广州有华英书局者，亦分支店于揭阳，有所得，随寄广州。……乙卯岁，华英挟《持静斋书目》版片归，遂不复去，书当尽于此时候。”（北京燕山出版社，1999年，第14-15页）

⑧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此次印本有“戊午季春广州华英书局印行”牌记。

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此次印本有“民国廿三年板归北平来熏阁”牌记。

①《重刻通志堂经解》卷首，同治十二年（1873）粤东书局刊本。

②孙淑彦《丁日昌先生年谱》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227-258页。

③丁申《武林藏书记》卷末“鉴止水斋”条，民国46年（1957）排印本，第92页。

风”而威临天下，谥号为武，则说明汉室应了然知悉刘彻以崇尚武王成就天命为旷世伟业，且认为该丰功伟绩应为刘彻一生矢志服膺之事业。其后历经昭、宣、元、成、哀、平诸帝，乃至王莽篡汉，再跨越至东汉光武帝时代，从实际宫廷之中所发生之

各种大事变化及其处理过程，都可说明修养德性固然重要，而成就德业之重要性更远在其上。此一现象，亦可谓从另一向度说明学界认为《诗序》乃自春秋战国以来逐渐形成之看法应为确论，《诗序》并非一人一时之作。

**On the Transference of Thought About Shijing-civilization (诗教) Which Comes from *Confucius-Shilum* (孔子诗论) to *Shishyuh* (诗序) ——Focus at Huangyi (皇矣) Damin (大明) and Wuang (文王)**

**LIN Su-ying**

(Professor,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,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)

**Abstract:** When *Confucius-Shilum* has been announced, the topic of *Shishyuh* and Shijing-civilization breaks out violent disputation again. Relatively, it also brings the new turning point to solve this old problem. Though *Confucius-Shilum* strongly regards the Guorfeng-style-poem (国风类诗) sentimentally, yet *Shishyuh* obviously pays great attention in political function. Although there is so much disputation about Guorfeng-style-poem between *Confucius-Shilum* and *Shishyuh*, som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quietly carries on at the same time in Daiya-style-poem (大雅类诗). Such as about Huangyi, Damin and Wuang, *Shishyuh* obviously inherits from *Confucius-Shilum* and makes some development. This article will penetrate this three epic poems context, by contrasting the substantive connotation of these three poems with the discussion in *Confucius-Shilum* and *Shishyuh*, then refer to condition of the Han Dynasty politics, to obtain the integral understanding.

This article concludes in six parts: First, make a simple preface to express the motives, purpose and discussing sequence of this article. Second,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at Huangyi: It comes from blossoming pure morality and character to practicing the morality and character. Third,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at Damin: It comes from God appoints Wuang as the head in the world to God continuously appoints Wuang as the head in the world. Fourth,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at Wuang: It comes from appreciating the morality about Wuang to obtaining the destiny to establish the Chou Dynasty. Fifth,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bout Daiya-style-poem from *Confucius-Shilum* to *Shishyuh*. The deduction contains two parts of Wuang has identically won the title of monarch model and *Shishyuh* emphasizes the achievement of morality moral character. Sixth, make a conclusion: Si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olitical reality in Han Dynasty has extremely caused the *Shishyuh* to pay great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enlightened idea.

**Key words:** *Confucius-Shilum*; *Shishyuh*; Shijing-civilization; the developement of thought; Huangyi; Damin; Wuang

(责任编辑: 刘兵)

---

(上接第 15 页)

**Study on Mo Youzhi's Contribution to Ding Richang's *Chijingzhaishumu***

**ZHANG Yan-ying**

(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, Beijing 100081)

**Abstract:** Based on the materials such as *Preface to Chijingzhaicangshuyiyao* written by Mo Youzhi, *Dairy of Lvting* and Mo Youzhi's letter to Ding Richang, it find out that Mo Youzhi was the original author of *Chijingzhaishumu*, which is a bibliography to Ding Richang's book collection. Ding Richang himself did some amendment to the bibliography and block-printed it in Jieyang of Guangdong in the end of Tongzhi Age. Those print we can see today are all of this edition.

**Key words:** Mo You-zhi; Ding Ri-chang; *Chijingzhaishumu*

(责任编辑: 石磊)